



8月3日，开罗，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躺在一张医用轮床上进入了被告席所在的铁笼中

穆巴拉克 从铁腕到铁笼

8月3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一身白衣，在预先设置的铁笼里接受审判。
熟悉内幕的人说，83岁的穆巴拉克，本来可能有其他选择

特约撰稿 潘彼得

去年夏天，一年一度的国防研讨会上，参谋长萨米·安南曾经提议：“为了国家稳定，我建议由奥马尔·苏莱曼将军在未来承担过渡政府的领导工作。总统（穆巴拉克）已经为国家耗尽了精力，但是身为军人，他不会主动提出退休，所以需要我们给他一个台阶。作为能够代表‘国家’的象征形象，他会把这个荣誉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假如是在几年前，这样的话足以把萨米·安南送进大牢。多少年来，埃及人从不敢对穆巴拉克说三道四。每逢他的生日，埃及各大报纸的版面，铺天盖地全是颂扬之声；他的支持率从没低过94%，他的画像充斥埃及的大街小巷。

所幸，参谋长的提议根本传不进穆巴拉克的耳朵。他当时正忙着给各大报

纸布置任务，让他们塑造一个身强体健的总统：他是壁球高手，周末喜欢慢跑健身；虽然已经82岁，仍可以毫无障碍地谋求第6次连任——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年之后，当穆巴拉克的命运发生180度大转折的时候，不知他是否想过：自己给老百姓，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回忆？

“他性格沉稳，遇事冷静，会坚定地按着自己的意志说话办事……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人的性格。”

——法国前外交部长、“埃及通”
罗兰·迪马

埃及上空的“战鹰”

1981年，萨达特总统在国庆阅兵式上遇刺身亡，穆巴拉克从此“扶正”。此前，他的职业是军人。

熟悉穆巴拉克的人都说：做总统他未必在行，但却是一个天生的军人。

在军队中，平民出身的穆巴拉克很快崭露头角并被送到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教官给他的评语是：“性格直率，待人谦逊有礼。在校期间，刻苦用功，进步神速；作为飞行员，他堪称优秀。”

回到埃及，穆巴拉克沿着上升通道稳步前进。同辈军官对他的升迁并不惊讶：“他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在交际场合甚至显得笨手笨脚。但是穆巴拉克从不在暗中耍奸使诈，他对长官绝对忠诚，严格遵守军中的每一项细则。”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开战仅3个小时，埃及就损失300架飞机，近三分之一飞行员阵亡；再过6天，埃及又丢了西奈半岛，被迫关闭苏伊士运河，一败涂地。1973年，埃及发动旨



2011年1月28日，埃及亚历山大，示威者聚集在亚历山大大帝雕像旁，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在雪耻的“十月战争”，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空军司令，穆巴拉克竭力压制以色列空军。虽然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但和6年前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十月战争”结束，穆巴拉克成了“民族英雄”，职业声望达到顶峰。

这只埃及上空的战鹰，假如没有被萨达特选中去当副总统，还会有后来的一切吗？

“一旦脱下军装，他的从容自如就完全找不到了。他缩在萨达特后面，沉默寡言，几乎可以用‘平庸’形容。”

——黎巴嫩某记者

阿拉伯世界的“绵羊”

有阿拉伯政治家认为，穆巴拉克在晚年失去了政策的焦点，导致他四面楚歌。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有点找不着北。

和纳赛尔与萨达特两位前任相比，穆巴拉克既缺乏前者的亲和力，也不像后者那样口若悬河、善于打动人心。在动荡的中东，他不属于振臂一呼的领袖，更像一个独善其身的长者。他给埃及带来长达30年的和平，却也把尼罗河畔的一头雄狮变成温顺的绵羊。

他的英语很糟糕，但是在外交场合始终只用英语，“哪怕交谈对象能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出访法国的时候，穆巴拉克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举止，换回对方亲热的微笑（据说他模仿卡扎菲和叙利亚前领导人阿萨德最拿手）；然而转过身来，他立刻对巴勒斯坦领导人亚阿拉法特板起面孔，批评他没有在巴以和谈中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事。

因为和西方保持亲热，埃及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在中东的第二大受援国（第一是以色列），并在巴以和谈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和西方过度亲热，穆巴拉克至少躲过9次激进分子暗杀，然而他安之若素：“神无处不在，它决定一切，也包括我们的寿数。”

在穆巴拉克的年代，阿拉伯世界再也看不到埃及振臂一呼，率领大家反抗以色列的场面。失望之余，阿拉伯国家联盟一度搬出开罗，远迁突尼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还是阿盟的倡议国。

“一个合格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是一个朴素的人。他从不去外国购买衣服，手里只有一张本国银行的存折。”

——穆巴拉克

贪吃蛇般的穆氏家族

在福布斯每年公布的世界富豪榜上，永远找不到穆巴拉克的名字——但是在埃及人的所有指控中，贪腐是他诸

多罪行中最重要的一项。

穆巴拉克和他的家族到底有多少财产？普遍流传的猜测，大约在400亿到700亿美元之间：“凭着他在埃及说一不二的地位，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各种手段——行业垄断、收取贿赂，把裙带关系安插到关键岗位……心安理得地坐收渔利，而且不用交税！”

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瓦解，他的财富“传奇”，不断增添新的演绎：

1982年，他把1.9万公斤黄金（价值150亿美元）通过私人账户存到著名的瑞士联合银行（披露此事的文件，甚至提供了一个19位的银行账号）。银行新闻发言人随后声明：文件“纯系伪造”。

一个埃及人权机构声称：穆巴拉克在英国巴克莱银行拥有6200亿美元债券。消息传出，巴克莱银行马上辟谣。

英国《卫报》引用内幕人士的爆料判断：穆巴拉克的财产肯定可以达到700亿美元，“这个数字包括了存在美联储金库里的原本属于埃及国库的75吨黄金”。

他的家族，在伦敦、纽约等地拥有豪华房产，在埃及度假圣地沙姆沙依赫也有漂亮的别墅（隔壁住着拉登的一个堂兄）。在开发沙姆沙依赫的过程中，穆巴拉克把大片土地廉价出售给亲密伙伴侯赛因·萨利姆，“一块钱才能拿到的地，他只花一分钱就能搞定”。显然，萨利姆不会忘记这个恩情。

甚至有文件曝光：为了维护家族利益，穆巴拉克动用过安全机构。

2005年7月，沙姆沙依赫发生连环爆炸，死亡超过80人，大多数是西方游客。穆巴拉克下台后，从内政部流出的一份文件披露：遭遇恐怖袭击的几家酒店，都属于哈桑·萨利姆的产业。当时，这个老板和加马尔——穆巴拉克的公子爷——谈生意谈崩了，加马尔恼羞成怒，不惜制造血案教训萨利姆：别忘了这是谁家的天下！文件是真是伪？报

道此事的德国《明镜》周刊态度暧昧地说：“真有点难以分辨。”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因为有了——一个围绕在穆巴拉克周围的利益集团，所以怪事不断在这个国家上演：一个看似普通的上校，可能是某家大型连锁超市的老板；埃及各大城市的路灯，每年必须更换一次……财富滚滚涌入利益集团囊中，老百姓的钱包自然瘪了。在执政后期，穆巴拉克也曾尝试经济改革，却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

一个充满讽刺的事实是：1981年刚刚就任总统的时候，穆巴拉克只用两件事就替自己赢得了民心：在国内掀起反腐风暴，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30年后，他却栽在当年的起点上。

每当我经过国家安全机关办公大楼，总会激起一身鸡皮疙瘩。

——胡萨姆·哈马拉维依，埃及政治活动家

狐狸一样狡诈的秘密警察

狐狸一样狡诈而令人畏惧，是穆巴拉克时代秘密警察留给老百姓的最深刻的印象。

萨达特总统遇刺后，埃及保持了30年“国家紧急状态”。穆巴拉克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重建情报机关，清除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上埃及地区，他命令军队烧光甘蔗田，让极端分子无处可藏；他把伊斯兰分子全家送进监狱，严刑拷打，威胁恫吓。当国内极端势力基本肃清，他立即把情报机关改造成强大的专政武器。

这个机构，号称“国中之国”。它有多少雇员，每年开销多少？人们只能猜个大概。穆巴拉克辞职以后，因为担心报复，情报机关大量销毁文件，当忍无可忍的老百姓闯进它的办公大楼，只能看到没过膝盖的碎纸片堆满办公室。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流到民间的文件碎片中，拼出一幅并不完整却足够

震撼的图景。

据推测，埃及情报机构至少拥有10万正式雇员，此外还有数量未知的情报员。秘密警察的耳目渗入每个领域，甚至包括超市和体育俱乐部，就连电视节目里的脱口秀内容，也要提前审查。在军队，年轻军官时时受到监视；在各级政府，官员任命必须秘密警察点头。即使身为政府部长，也免不了受它勒索。

一些文件发布到互联网上，内容触目惊心。2008年2月的一份备忘录叮嘱：要想方设法延长政治犯在看守所的关押时间，以便“他们身上受刑后留下的伤口尽量愈合”。有些人，甚至从文件里找到自己或者亲友的名字：“假如我们反抗的动作再慢半拍，恐怕已经被秘密警察——穆巴拉克豢养的‘盖世太保’——关到监狱里了！”

不要以为秘密警察只会窃听、秘密逮捕、严刑逼供这些简单粗暴的手段，他们有时也用“软实力”逼人就范。2005年，在健康、教育和住房保障等民生问题上质疑穆巴拉克政策的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中赢得88个议席，秘密警察立即警告相关政府各部“不要希图与他们合作”。秘密警察同时提醒税务部门，此后要对这88人“多加关照”。

多家人权组织推测，过去10年被情报机关秘密逮捕、至今下落不明的埃及公民，总人数在8000到1.5万之间。一份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文件显示：有9412名政治犯被秘密收押。这份文件的创建日期，是2003年。

今天，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经过这次审判，今后无论谁当埃及总统，每当他手心痒痒，想用强权和武力压制群众抗议的时候，都会想起穆巴拉克今天的这副模样。

——埃及青年运动领袖艾哈迈德·马赫尔

首鼠两端的迷茫

8月3日的审判，法庭内外，充满戏剧性对抗。

在法庭上，穆巴拉克虽然身体虚弱却表现镇静，他轻轻挥动手指，否认对自己的所有指控。一名律师大声宣称，真正的穆巴拉克早在2004年的一次暗杀中身亡，铁笼里现在关押的，只是他的一个替身：“因此，我请求法庭对这个人的身份，做一次DNA认证！”

在法庭外，支持和反对穆巴拉克的两派群众互相投掷石块和玻璃瓶。有目击者看到，上百名警察站在四周袖手旁观，似乎没人愿意出手。一个警察说：

“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把谁拖进监狱，两边都是埃及人。”

穆巴拉克虽然下台了，他的政治遗产却异常丰厚。非但治国班底大体延续下来，就连遭人唾弃的秘密警察，也有咸鱼翻身的可能。很多人在冲动之后已经担心：一旦情报机关全部捣毁，“会不会掀起新一轮恐怖袭击和暴力犯罪的浪潮？”

经济问题，也没有扭转。现在人人忙着搞政治，别的事情仿佛抛在脑后。规模不等的冲突仍然时有爆发。一家汽修店老板摇着脑袋抱怨：我们家做这门生意十几年了，从没遇到今天的尴尬，“整天揽不到生意，邻居叫苦不迭。再这样下去，国家就散架了！”

解放广场仍然人山人海。有人批评临时政府改革迟缓，有人要求继续替“革命死难者”讨还公道。7月中旬，解放广场上的集会者甚至喊出“二次革命”的口号。他们说，今后无论谁来执政，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老百姓永远记得通往解放广场的道路。”

原来，穆巴拉克的离去，不是“终结”而是“开始”；他留给埃及人的回忆，复杂而深远。这样的结果，足以让埃及人陷入首鼠两端的迷茫。国家何去何从？这个命题就像穆巴拉克当下的命运，远不到拨云见日的地步。